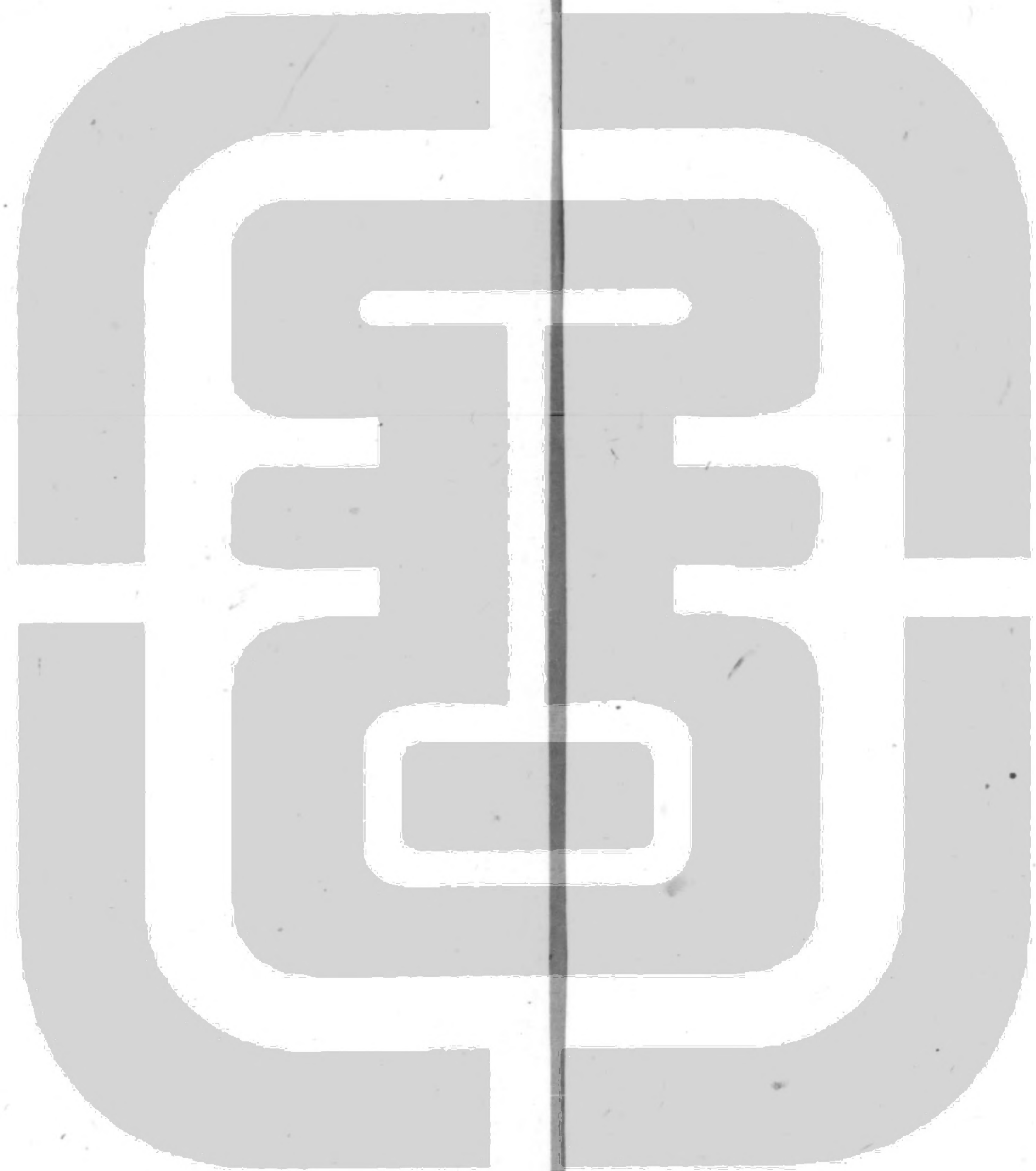




推蓬寤語

禮



推篷寤語卷之五

雲間李豫亨 元薦甫

本術篇

元薦氏曰道與術不相離也忘象而遡真術也幾於道矣迷理而執數道也幾於術矣淺劣泛覽九流濫塵六藝迄不能究其所極默而識之歲月滋久迺稍稍融貫其旨要皆本於聖人之創制固道之支流遺裔也可無務乎迺約諸家之要歸綜其所由立者羅網天下遺書逸文研味其本始昭晰

夫本末精粗之辨俾燦然有條歸於至道僭陳茲  
篇名曰本術

本堪輿之術

慎卜兆域非惟利及生人實欲安妥亡靈故其要在陰  
陽不偏若偏於陽則亡者化而為飛偏於陰則亡者  
化而為走况葬不得地又有樹穿白蟻之患生焉仁  
人孝子所不忍聞也今須擇稍稍風氣完固陰陽不  
太偏勝及無城郭道路諸患者為之庶慰人子之心  
若倚祖父墳墓以求子孫之福利又非矣

死者生之機靜者動之根人惟死也其中有生氣存焉

以此乘地中生炁則亡靈安妥子孫受福理固有之  
此葬書所為作也但地中之炁難於聚會非水則無  
以界有風則易以散故謂之風水非得道眼指示則  
雖穴在道旁亦不易識其妙在羅城周密四圍擁護  
奇秀森列巒頭雄偉苟能悟此思過半矣雖然遇者  
人也所以遇者天也君子尚修德以伺之

天地間大地生亦不數非術士心通造化妙合玄微亦  
不易識第一要知地何郡何邑鍾聚元氣當生異人  
第二要知時何元何甲子與地氣合此地當興第三  
要知人何家厚積祖德繩繩善慶將及知此三者又

能望地方之氣任推遷之運識地所在或近城市或居山谷識穴所在或饒左或饒右不差毫髮然後刻應可企若其家不應得地而強圖或力小而圖大焉術人受殃生人辭福噫此嘗試之言也余安敢以窺言而惑世哉

堪輿家書有云山肥人飽山瘦人飢山清人美山濁人媿山完人喜山破人悲山歸人聚山走人離山伸人壽山縮人低山明人達山暗人迷山向人順山背人欺又云以端方而知其忠以傾側而知其佞柔亂以知淫卑劣以知賊粗猛以知惡瘦薄以知貧粹美知

慈威武知斷分窮源大江而知出身之遠近觀外城內局而知器量之弘隘人之居止日挹山川之氣而受其秀人之墳墓子孫世代心之所嚮往其以類應理有不可誣者

地理深淺之說古語云北方土厚氣沉宜深南方土薄氣浮宜淺宜深者卽司馬陀頭所謂乳脉粗大陽藏於深必須深取壙以通之宜淺者卽朱子所謂興化漳泉間棺只浮於土上深者僅以一半入地上面封土甚高後見福州人舉移舊墳稍深者無不有水以此觀之葬之深淺係於土之厚薄又不專拘拘凹突

之間也孝子順孫於此詳之酌地所宜而弗可惑於禍福之說

古書云前有洿池後有丘陵東有流水西有長道謂之正穴此何義蓋葬家最忌偏陰偏陽南有洿池則火不上炎北有丘陵則水不下沉此抑火而滋水也東有流水則移西金於東西有長道則移東木於西此益金而剋木也水火不偏金木得位故謂之正穴俗師不解其義凡見前有池湖卽指爲明堂而不知太闊則水濫後有丘阜指爲來龍而不知太峻則火炎此真癡人面前不可說夢

葬書云龍過千江不過一堂余嘗舉似術者云明堂雖闊不過一江耳何爲過千江而不過一堂也術者無以應余語之曰氣脉未止則雖千江可過若山川之氣至此凝止諸水於此會衆山於此合前有明堂後有玄武左右環抱此正結穴所在也一些氣脉漏洩不去故穴中融暖溫和胎息孕育名爲大地術者大服但大地所在自有鬼神司厥予奪非知力所能窺竊也

公位之說不過儉小之徒假此以歆動邪心而要私賄耳術莫神於楊氏矣其斷明堂之訣曰明堂要似蓮

葉水盪歸左位長公起盪歸右處小公興若在中心  
諸位貴卜氏亦以東宮竄過西宮右臂尖射左臂卜  
長小房之利害但其法不過以東為長子西為少子  
東西之中則為中子以分其大槩而已若細分富貴  
於毫髮之間則拘泥而失其初矣竟亦不驗

語曰天下萬事俱順惟金丹地理為逆然哉金丹之道  
曰還曰返地理之說曰聚曰止老氏曰天地之間其  
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故不返不還則散不  
聚不止則離氣之衰也物之順也生之所以死也能  
返能還則凝既聚既止則合氣之盛也物之逆也死

之所以生也故以之養生則精氣神混合為一形神  
俱妙可以長生以之葬止則峯巒丘阜四面環拱乘  
其生氣鬼福及人其術雖流於方伎然其始之作者  
大都能窺見天地玄妙故能以術收攝盜竊元神歸  
於一所有立竿見影之驗今之術者非古昔比也而  
假託古人以言禍福損益何與

玄機云一取勢二取形三折明堂四登龍虎五對朝山  
以為最簡明而且切要知者以為雜而未純正為未  
了乘生氣一句耳蓋生氣者風水家之極論也后為  
元氣前為堂氣左右有界水者為明氣無則為暗氣

前親后倚四遮周密而穴中完固者為盈氣前官後  
鬼龍虎二曜能使外豐滿而內員淨者為餘氣主峯  
重厚端聳無破漏者為積氣水之來而無原者為開  
氣其生而無流者為閒氣又山之發腦處為生氣窮  
極處為絕氣枝蔓處為散氣欹斜處為敗氣孤弱處  
為絕氣故瓊林經曰得水則氣止無風則氣聚此葬  
法第一也知此生氣而又知聚之之法則吉氣在中  
矣

鄭彥淵論生氣曰生氣者卽一元運化之氣也在地則  
發生萬物無處無之無時不然也然非求氣於土中

也無者氣之本體蔡氏所謂氣無形者是也故秦人  
嘗謂東南有天子氣楚人亦謂望其氣成五采唐人  
亦謂奉天有天子氣本朝劉誠意遊西湖見異雲起  
西北光映水中同遊者皆以為慶雲伯溫曰此天子  
氣也應在金陵此皆求氣於無形之妙凡此必須道  
眼非尋常目力所及今人卽須求之形勢達僧所謂  
形吉者氣亦吉形凶者氣亦凶形舒者氣亦舒形暴  
者氣亦暴形一者氣亦一形亂者氣亦亂嗚呼得之  
矣

觀瀾翁曰富貴之地天地所祕惜神物所護持苟非其



人見如不見劉氏曰人之貴賤本乎天命家之盛衰  
係乎氣數地有此穴則世有此人苟非其人則此穴  
將昧而不顯得而復失昔李唐龍圖蒞政酷虐楊公  
得數代宰執之地欲以與之夢二使叱之而止孫鍾  
孤孝種瓜為業三仙人乞食畢示之後四世為  
吳帝觀此豈非陰德必報之驗蔡牧堂曰求地者必  
以積德為本

朱子曰冀州風水山脉從雲中來自脊以西之水流於  
龍門西河以東之水流於海前面黃河環遶華山為  
虎泰山為龍嵩山為前案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江

南諸山及五嶺為第三四重案又曰嚴州富陽縣江  
山之勝雄偉非常蓋富陽乃孫氏所起之處而嚴州  
乃高宗受命之邦也又曰堯都中原風水極佳左河  
東太行諸山相遶海島諸山亦相向右河南直至泰  
山湊海二自蜀出湖南廬山諸嶺三自五嶺至閩越  
北則黑水之類纏繞至於南海又曰河東地形極好  
左右多山黃河遶之嵩山列其前又曰前代都關中  
者山自蜀漢而來至長安而盡黃河旋遶也又東南  
必都建康者諸方水道所輳武昌亦好形勢上通關  
陝中向許洛下通山東觀此數語每論一處風水便

及許多去處合成許大器局時師觀地亦必識得一郡一邑一村落水自何處起至何處止然後可以原其起而乘其止也

地理之書謂可改天命而不知其卒爲天命所囿嘗觀圖地之家其昧者無論矣有得吉壤而不果葬者則怵於公位不及葬者則惑於年月不善葬者則誤於庸師不能葬者則阨於爭訟又有已葬而旋廢者則蠱於異說而以禍福修短之時有者動之往往留畀福人非天命哉故其書卒歸於陰德君子寧汲汲以修德無寧汲汲以求地德旣積地自至地旣至福

斯應焉

葬有夙緣不可強致昔衛靈公没卜葬於故墓不吉卜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灌有古壙其中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果爲滕公灌嬰所葬宋朱韋齋詩有杯酒閒談寂歷中之句及晦菴改葬韋齋乃在寂歷地名由此觀之葬有定數但人子送終不可不自盡其心耳

浮屠泓與張悅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怪宅氣索然視隅有三坎各深丈餘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

將不終後竟如其言此既穿坎而召禍乎抑將有子孫之禍而後穿坎也吾儀圖之張悅之宜無後已定于天矣穿隅適以符之耳果如僧言則張悅力能別卜一宅再擇宅氣王相者以爲居子孫之天命其可改乎萬無此理

賴布衣之徽州悞覆程丞相舊墓鄉人不信夜夢神人告曰汝衣祿在杭金嚴間此地不宜久住乃速行宿逆旅逆旅人識之令相地鑿一丈二尺深得穴傍有神祠爲之夜哭至今累世富貴不絕遂之杭金嚴間甚著聲今浙西富貴家祖墳大抵皆賴卜也由此而

觀則知術士衣食尚有定分况人生首丘豈無定所或求而不遇或遇而復失皆有天命存焉爲子孫者慎毋久暴露以來陰譴哉

古者天子得爲隧道傍穿隧道而攬棺于其中其他皆直下爲壙而懸棺以窆墓是塋域墳是封土隆起者古人墳極高大壙中容得人行興化漳泉間墳墓甚高棺只浮在地上深者僅有一半入地稍深者無不有水地土淺薄也北方地土深厚則深藏不妨孔防墓之封其崇四尺立小石碑於前亦高四尺跌高尺許孔子篆季札墓前石云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

其墓誌則兩石字面相向埋之壙前慮異時陵谷變遷此石先見庶有人爲掩護耳

死者精神離去軀體自與生人別是一境界不自知死視昔形骸如芻狗耳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瘞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袞衣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但非所以慰仁人孝子之心耳吾將譬之人方睡夢重裊疊褥不知也錦蓋繡帷不知也及其醒也彼方知之方其夢也彼不知也世顧殉死喪生芻靈明器几筵車馬盛陳廣設誇耀閭里亦何益矣但倣古人稱家有無棺擲周身親膚遠土死者無虧生者不恨

豈不快哉

空谷傳聲氣之所鼓也嘗觀天台山瀑布泉若人作語則泉四散飛灑其面濕衣浣之不脫推原其故則由四面俱山石山中氣充滿氣動則泉飛耳世之堪輿家欲地氣聚者爲此也若四圍山水飛走氣則何有此當神悟心解故曰水底必須道眼徒以形似求者非造閫域者也

人云鍼能指南非也鍼乃頑鐵死物豈能辨方域能辨南北者磁石之氣耳術士藏鍼不離乎石正欲鍼傳磁氣耳試以未養之鍼而浮水則南北淆不惟不辨

南北鍼亦不浮矣予謂磁石乃陽物故氣亦從陽陽氣在南故鍼針亦從南鍼首向北者得氣獨重戀乎陰也姑誌此以俟明者焉

堪輿家之說有其物甚小而所關甚大者如江水衝徙浦子口城相傳歸咎於部使者之拆畫牆天津衛近少魚鮮相傳歸咎於水滸之石獅子雖未委真的然相傳有自或未可知以此觀之則丘墓之鎮石居室之壓獸未可輕廢也昔桑道茂居有二栢甚茂曰人居而示蕃者去之乃以鐵數十斤埋其下復曰後有發其地者死太和中溫造居之發藏鐵而造死蒲津

橋每冬冰未合春冰初解流澌崢嶸縴斷航破而人不得濟開元間乃授有司俾以鐵代竹結為連鎖鎔鐵為伏牛偶立於兩岸以繫繩且厭水物由是奔流不突而橋因可濟以是為證厭勝之術豈可謂盡無哉君子慎慮而從之可焉

凡二十二章

本醫藥之術

形不足者補之以味精不足者補之以氣二語乃醫門要旨所謂補之以味如甘溫補脾鹹寒補腎之類人皆知之若補之以氣人多不解藥物有味有氣如氣

清則入首氣濁則入足氣陽則上升氣陰則下降氣香則竄入腠理氣重則滲入血脉之類是已雖然醫者天下之神術也必與藥品輕重深淺穠淡厚薄冥會默契然後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若卽按方處治未有不誤者也

醫之用藥猶將之用兵熱之攻寒寒之攻熱此正治也因寒攻寒因熱攻熱此因治也子虛者補其母母虛者益其子培東耗西增水抑火或治標以救急或治本以湔緩譬如兵法聲東擊西奔左備右攻其所不守守其所不攻衝其虛避其實擊其惰遠其銳兵無

常勢醫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將能因病變化而取效者謂之神醫

醫者意也其術不盡於藥石故古人有泥丸菘草可以濟人之語蘇耽橘井食葉飲泉卽愈豈專藥石也此在醫者有恒能真心濟世不逐逐聲利之間則雖祝由可以已病以我正氣却彼邪氣德行所積隨施隨驗固非常理可測若只專專計刀錐之利已心不正安能却邪雖已試之方珍異之藥或未必驗此蓋有神明助乎其間非可擯之爲妄語也

士大夫小小疾患不可輕用艾火鍼熨此一法雖古人

有之但士夫有疾不能靜養多接見賓客酬應世務  
心火不寧嗜欲多熾不能已病反致增疾止須倍加  
頤養不以外物縈心止聲色以清耳目戒淫佚以養  
性情苟非深痼之病未有不已者也

病有五一日稟受之病與生俱生者是也二曰果報之  
病伯牛之癩袁盎之瘡是也三曰六淫之病風寒暑  
濕燥火外邪所侵者是也四曰七情之病喜怒哀樂  
憂恐思者是也五曰金瘡擗撲外傷者是也外傷等  
證顯而易曉七情者責當在誰六淫則亦以此而召  
之耳果報之病前生今世所作亦莫非我若覺之早  
源流其可盡除務在以時消息之而已

釋冤解結庶幾全生其與生俱生之病抑亦父母之  
後漢郭玉謂療貴人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醫一難也  
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安閒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  
惡勞四難也余以為此四病貴人果有之然貴人之  
遇醫亦有四難遠地相召素不曾試一難也稍涉毒  
味不敢輕用二難也尊高臨之醫不能盡意三難也  
專任僕妾烹煮失宜四難也以此言之貴人不可輕  
於致病尤須慎於服藥如夫子所謂某未達不敢嘗  
焉然後可

醫家乘人之危古經比之殺人古經云不恤緩急妄索  
事分殺人也。不問有無必欲多得殺人也。懶惰睡眠  
輕視人命殺人也。辨察不明用藥差悞殺人也。見不  
卽治俄至增劇殺人也。有此五失挾術殺人甚於挺  
刃。昔陳景仁妻張氏有微疾醫悞投血隔之藥遂至  
不起。旣死魂神蕩越一日因景仁出郊遂合為一恍  
惚如狂獨歌獨笑以終其身。觀此臨人病患可不慎  
夫  
火食之人未有一生無病者。少壯之人病猶未覺。年高  
之人病乘其所甚而現精神不能支而衰病及之矣。

此其積非一日之故也。每見年華旣邁不任其病患  
之苦必欲決去以為快。不知病根有生一病之所現  
卽一臟之受損乃汲汲焉求以醫藥草木之末療治  
之。不知臟腑已不如昔。病患自不全祛。况寒涼溫熱  
之味解表下裏之藥亂攻妄投真精愈耗。何如養氣  
存神寶精病以漸除。反有過於服餌之效。知命之士  
味之。

古今名醫惟東垣為聖。其處方治病藥品極多。譬如韓  
信用兵。多多益善。他如張子和之汗吐下三法。多宜  
於北。近日朱丹溪補陰諸方。多宜於南。自有醫以來。



推定集前卷之五  
名士不數數也近醫書充棟多被庸工剽掠前書妄著論辨類集諸方玉石竝載一遇病患盲不能辨宜用何藥何方人命至重非以供庸工之嘗試也嗟乎三代以還豈獨聖學不能復明卽如小道亦未有可觀者焉

人生病患乃得於父母稟受之初者其終當有何疾亦是定數家有一僕其母五旬餘患膈咽而終其僕五旬餘亦患膈咽而終如其母之疾其母受胎後二十年而有是病其子經五十年而後有是病則其母未病之先而其子之病源已受是氣於結胎之時矣豈非一定之數乎今人得末疾而汲汲求療於草木之粗祈禱之末其亦不知受病之源者矣

草木滋味原與人身精神本非同類止是藉其寒溫甘苦性氣救偏補敝耳然又視其人物質稟乃可奏功假如牛馬有病氣質頑鈍止取藥滓雜煮啖之其病可療村夫野氓生平不曾服藥氣質粗蠢苟遇病患止須庸醫稍稍品劑其病亦已至城市中之人病已難瘥及貴室宦家氣稟旣已清淑藥品卒不易應雖用上醫處劑稱量分銖猶不易冀其全效也若稍遇沉痾臥榻之病則岌岌乎殆矣

人之脉氣不同不可一類而推長人脉長短人脉短瘦人脉露肥人脉深性褊急者脉弦浮性明快者脉流利凶狠者脉勁實慈祥者脉和緩不攝之人病輕脉重有養之士病重脉輕忠厚之脉往來調暢詭譎之脉乍浮乍沉其餘素稟暴變之不同又有不可盡舉者要在指外盈虛消息之耳

蜀人通真子註叔和脉經已行於世而其道未行遂歷湖漢江浙亦未有目之者及至淮之邵伯鎮旅於僧舍亦無聞於人又將轉而之他主僧聞之曰子若不設肆誰則知之市有寺屋吾給子具請試為之既而

醫道大行家產豐足一日主僧將化召其前來密語曰子前生在此鋪街鑿井今享此報更宜積德言訖而化

神農氏遍嘗百草盡知草木甘苦寒溫立法攻治百病後世醫家相沿為衣食計承襲差誤殺人之害多於生人之功余見粗工不識身中升降之理腠理啓閉之度妄施鍼藥致失人命殊為可惜士君子須知病前自防之戒兢兢調適苟罹小患必須頤神養氣靜心固精俟其自復可以萬全若輕用藥餌縱得小效所傷必多藥無補法不可輕信惟有汗吐下三法推

陳致新差為得理尤須慎而用之

遠在千萬里之外可以數測近在一身之內不可以理推何以故天地之遠中國之外按曆象據圖藉可盡知若一身之中心肝脾肺腎之五臟膀胱小腸膽大腸三焦之五腑位置則可知矣若其中所以運行所以漑注以生吾人者今之醫流雖度量揣摩萬端終不知也昔列子稱工人偃師所造倡者歌舞合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皆傳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無不畢具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若偃師者非知造化之所為乎嗚呼惟如是然後知吾身中之所以運行而惜乎偃師之不再生也

名醫用硝黃冷水治痘瘡毒氣太過者不可見其用藥相背而惑之有一種毒痘證頭面遍身渾如朱砂始出即成一片不分箇數悶亂煩躁大便鮮血日夜無度又見一種毒痘出至十二三日口鼻閉塞氣無出路耳眼亦然漸次口鼻清血黯水迸然而出此二者固為死症如敢以硝黃下之則或可回生倘一疑慮則禍不旋踵矣余有慧女出痘患如前症頓至不救

吳倫

至今惜之因見此論殊有理筆記之以惠來者

萬病解毒丹藥品具載方書余嘗見 藩府所製藥味  
真正搆藏篋笥中每遇奇疾莫不應手而瘥嘗謂仕  
宦遇美藥如楮腰子三七血竭阿膠花藥石蚬膽諸  
品必謹藏之伺一用著處轉死回生一壺千金也閉  
門著方書雖非大臣盛業然知醫豈非人子之有事  
哉

養生主論云予嘗從士夫遊洛間每聞諸公稱一人善  
治背瘡者嘆其不遇其說神異忽日有一人同一方  
士來投予之別墅托宿數日云善治背瘡詢之卽其

人也問其方唯唯然自言某師遇仙得傳此草雖六  
月間以手探之亦如冰雪一日至墅外忽自咄咄而  
報曰門前幸有此仙草遂鄭重付祝於余余嘆而諾  
之曰此卽射干也方士曰某昔貨藥淮西適值官司  
拏醫出征遂竄入八百里山場內遇一老姥年一二  
百歲自謂金亡避兵來此元完顏氏醫姥也傳以此  
草并壽星散專治惡瘡救人無數并著其方地扁竹  
散射干為末射干卽俗名地扁竹也原花園中之物  
葉如良薑根如竹鞭其色初開如金之狀右一味每  
用小錢抄末三字許溫酒調服病在上卽微吐在下

卽微瀉予用濟人其功如神仍用膏藥收口壽星散  
專治惡瘡痛不可當者糝之不痛不痛糝之卽知痛  
大南星一味爲末右一味如背瘡大痛者遍糝於上  
卽得安卧不知痛者糝之至於知痛卽可治也

瘍醫公孫知叔賦性慈慧記問詳博深明百藥之性味  
創造丹砂雄黃礬石磁石石膽爲五毒之劑其說蓋  
取丹砂養血而益心雄黃長肉而補脾礬石理脂膏  
而助肺磁石通骨液而壯腎石膽治筋而滋肝外療  
瘡瘍之五證內應五臟拘之以黃稔熟之以火候藥  
成傳瘍無不神效一人鬚有疽生一夕決潰勢甚危

殆以前藥傳之應手而瘥此方今醫書未知載否世  
亦罕用予謹識之以俟深知醫理者取焉

醫方之用有驗於一方而不驗於他方有效於一用而  
不效於再用有應於一人而不應於他人有行於一  
年而不行於他年爲南北異氣深淺異病貴賤異位  
司天異宜也善醫者明於天地之機陰陽之變尊卑  
之位臟腑之因其庶乎其得之矣雖然醫一也用於  
彼則驗用於我則不驗用於前則驗用於後則不驗  
何故由人之德行由人之福量救人之真誠與不真  
誠耳

凡二十章

本卜筮之術

枯草朽骨瓦礫金石無情之物豈足與計事所以能前  
知者以我之神合天地之神以我之炁合天地之氣  
耳然卜筮之傳言神祠之籤筮若龜籤筮不知也卜  
筮之人不知也吾人亦不知也天地鬼神以神告吾  
人以神遇未驗而晦既驗而明彼此無容心焉爾矣  
若以私知揣摩億度其相去豈直千百而已哉故曰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言至虛也

聖人之作易也廣大悉備用無遺理然天下之數實有

非易所能盡者世人卜筮率取諸易殊不知自易之  
外苟承之以無心秉之以真誠則無不可前知也天  
地之數無心則無私無私則公公則明明則先知真  
誠則不偽不偽則誠誠則感感則無不通雖觸物觀  
梅無不占驗何必易哉康節先生雖是易數然由渠  
胸次灑落靜裏乾坤閒中今古故能與天地日月合  
德合明能窺見天地分數嗚呼人能知相從林下二  
十年胸中豁然無一物者為何學然後能明天地之  
數

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

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如響  
無他只是精誠之極而已苟能精誠則一心聽天胸  
中全是天理其心至虛至明無窒無礙鬼神從而應  
感矣非鬼神應之也吾心之天召之也心天朗然鬼  
神其依卜筮協從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嚴君平卜筮成都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  
與人弟言依於順各因勢導之以善此以理喻人者  
也然不知數卽寓于理之中雖天地不能違理而為  
數也人子能孝人臣能忠人弟能順雖不卜福應之  
矣子不能孝臣不能忠弟不能順雖卜禍應之矣昔

有一術士謁黃直卿云我亦有一箇大算數作善降  
祥作惡降殃惠迪吉從逆凶此理古今不差豈不優  
於卜數君子苟知嚴君平之卜又聞王直卿之言其  
見自別

靈源禪師館一日者能課使之課莫不奇中蘇朝奉者  
至寺使課無驗非特為蘇凡為達官貴人言皆無驗  
至為市井凡庸山林之士課則如目覩而數計靈源  
問其故荅曰我無德量凡見尋常人則據術而言見  
貴人則畏怖而務為諛辭故不驗要之惟公則明明  
則通惟私則暗暗則恐怖貴務諛私孰甚焉而安望

其驗哉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言至公也

龜占之法辨龜之九類五色依四時而用之一曰石龜  
二曰泉龜三曰蔡龜四曰江龜五曰洛龜六曰海龜  
七曰河龜八曰淮龜九曰旱龜春用青靈夏用赤靈  
秋用白靈冬用黑靈四季之月用黃靈上員象天下  
有二十八匡法二十八宿骨有六間法六府匡有八  
間主八卦文有十二柱法十二時故象天地辨萬物  
者矣欲知龜神骨白如銀欲知龜聖看龜千里經正  
欲知龜志看龜十字分四時所灼之體而用之春灼  
後左足夏灼前左足秋灼前右足冬灼後右足三代

而下龜法不傳世人不考古始隨俗占驗如所謂辨  
五色依四時之占今不復存矣

凡陰陽雜占吉凶悔吝其類有九決萬民之猶豫一曰  
嫁娶二曰生產三曰曆注四曰屋宅五曰祿命六曰  
拜官七曰祠祭八曰發病九曰殯葬秦漢奉常屬官  
有太卜令丞武帝置太博士後漢靈臺待詔有龜卜  
三人易筮三人隋有男巫十六人女巫八人歷代因  
之惟國朝設官更不置卜官巫亦不設凡軍國重  
事猶豫者惟集大臣從長議處重人謀而不恃鬼謀  
真千古特見哉



凡七章

本星相之術

世有以生年月日占人禍福利害貴富貧賤多有驗者其術數百年來不廢人知其驗不知其所以驗緣貴富正直之人鍾天地精英之氣而來其降生必值時月之無衝克與星宿之生旺者若貧賤兇邪之人出世其氣類所召必值年月之衝搏與星宿之衰敗其理有固然者術士假此窺測一二以干衣食若必欲泥此求某日陞轉何官某日得何喜慶此又不智之甚矣

支干之相因有盡世人之生育無窮執此以論殆有遺於所推之外者且人之出處不同或先富後貧或先貧後富或先榮今辱或先辱今榮如此等類萬有不齊須當審其人如農工商賈之異業因其地如南弱北強之異氣任其運如治亂否泰之異時如世方尚武則支干之剛勁者得地如世方尚文則支干之俊逸者得用如世不諱鯁直則時日之正直者得進如世不行賄賂則命運之廉潔者得通此皆變通以濟術之所不及否則未見其能驗也

今之星相者率揣摩人情曲中所欲遇年少之子多浮

許其科目年高之士每溢加其壽考因人情之不足  
多言前蹇而後興因世路之速化多言暮遷而朝轉  
或言時下之災迭則少有啾啾者必咤其能或言日  
後之興隆則過有求望者必喜其驗已身骯髒者則  
許子嗣之將興老境淒涼者則斷六親之無倚大抵  
曲為辭說以苟贈遺非有意求其言之中也明理君  
子諒不為其所蔽焉

星相之術傳流有自間多獲中者然不驗者嘗多於所  
驗世所詫奇中者如天網柳莊之流計其生平亦不  
數數也予嘗聞星家之奇應多在五星相家之奇應

多在氣色但五星流轉在天而欲應一人之禍福氣  
色隱見在面而欲兆外來之災祥恐無此理矣雖中  
亦不能一一符合也故君子不能無信不能盡信惟  
信理不惑斯可以語知命君子

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此語道盡相  
術骨髓故知心正於內驗形於外心亂於中相變於  
外甚可畏也然此亦是實理亦不難知假如人心一  
怒則面見怒容身顯怒形人心一喜則面有喜色身  
見喜形姦邪偽妄之積豈有不形見於外者乎生於  
心見於政發於事徵於福極有必然者矣君子修德

俟命積德之至亦能改天命焉

相術之行久矣荀子作非相篇譏之經今又更千五百餘年矣術竟可信乎曰有是術必有是理術載理而行者也若其無理術何能行相術之始其理微妙又有許負陳搏諸人行之故足稱仙術其所窺在人之骨法在人之精神在人之器宇在人之態度合何物像合何形局故言富貴貧賤壽夭如隔牆見鍼種種俱驗以其所窺幽遠也若卽相人之肥瘦以占貧富輪人之部位以斷吉凶此則棄本而逐末沿流而忘源者耳

袁柳莊 國朝最稱善相嘗得異僧傳授相法識 文  
皇於潛邸一時金紫造謁者無虛日所言災祥禍福神驗且皆勉之曰使吉者能力行孝義則福益增凶者能力行孝義則禍可消每相人未嘗不以是教詔之官至太常丞噫袁公所傳者術也其亦幾進於道哉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此一語足爲相術之宗蓋緣心地邪正徵見於眸子之明眊性度之善惡顯露於眸子之兇慈而福祿之久近饗用之豐嗇恒必由之若又能聽其心聲之發其聲洪遠可卜其稟之深厚其

聲嘶殺可卜其受之淺薄昔人聞聲而知必滅若教氏未募而知其真英物所謂人焉瘦哉者豈欺我哉人無聖智賢愚莫不各具二儀三光流峙走飛之像故觀其偏正廣狹清濁昏朗可以別貴賤定壽夭至於五色隱約見於皮膚之內而能灼見其災祥禍福吉凶之徵者此非精於鑒別者不能然吉凶禍福之機形之於五色五色之變萌之於其心心存乎吉則紅黃之色著而福集心存乎凶則青黑之色著而禍生焉常人得吉相則躍躍而有喜得凶相必戚戚而懷懼能戚戚而懷懼則必力行善道足以轉禍為福若一定之相而有一定之心

世有異人為一代建立鴻業開啓泰運其軀幹肢體必與衆異修長俊偉遐福眉壽非人所能企望其姦偽讒佞必有回顧隱伏之態世人稍有知識者亦能辨之不必擅相術於世者也然此必既登用而後可以揣摩若塵埃中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今世術人多言以冀獲中膺合無舛者千百中一人耳世遂舉一而信百何哉

人人有定命術士無全知天機難泄露泄露多陰愆謝

靈運欲入遠公社遠公拒之曰子髮鬢而鬚美面與身疾非令終之相靈運怒曰學道在心安以貌耶遠公笑而不荅後果棄市豈非人人有定命乎庾夔家富於財食必列鼎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謂必為方伯及魏江陵卒至餓死時有水軍都督褚羅面甚尖危縱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豈非術士無全知乎要知天機不肯洩露但當任運而行不必苦求前知恐以矜詡而損福

相術可盡非乎曰不可相術可盡信乎曰不可舜嘗重瞳而帝天下矣項羽亦重瞳而霸西楚卒勿烏江李

煜太子自有重瞳自以為必統一天下不修武備敗降於宋以今觀羽為伯王煜之子為太子皆有帝王之兆而咳下之勿降宋之辱則其所過屠戮不修武備取之况自古帝王多矣曷嘗皆重瞳哉臣亦有重瞳者沈約字休文左目重瞳腰有紫痣梁武帝受禪拜為尚書僕射後梁康王友敬目重瞳謀作亂梁主覺之伏誅魚俱羅相表雄異自有重瞳隋煬帝忌之被誅

凡十二章

本方伎之術

天下之道術衆矣然人無恒心習學不乂遂爾灰志多  
不造其閫域而止迄亦無驗若能專志持乂則雖始  
好乎技終進乎道况所好者道乎君子務其大者遠  
者技術之流雖不探究無傷但非持恒乂之心凡百  
事多做不堅固楊龜山三十年兩肘不離案讀書然  
後於道有進異端如達磨亦面壁九年然後成道勤  
苦尤甚今人鹵莽滅裂而耕豈不鹵莽滅裂而報耶  
古今伎倆凡到得妙處駭觀易聽人咤若神不過造於  
極熟而已人品高操得熟卽射虱解牛斲輪弄丸舞  
劍削鏐等事皆入妙境但究竟於自己身中無益耳

若增一分伎倆則妨一分道業此又不可不知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凡伎藝皆然唐李思訓畫大同殿

壁夜聞水聲明皇稱爲通神佳手北齊楊子華畫馬

於壁每夕必踉齧長鳴一時號爲畫聖顧愷之畫龍

不敢點睛後人強其點睛龍竟飛去此何以故蓋畫

者一身精神俱萃於畫故其發見筆端亦能生動如

真有僧勸龍眠居士莫學畫馬謂再生必墮馬胎由

是龍眠改畫觀音畫更入妙術之不可不慎也如是

幻師於虛空中以幻術力化作種種色相如武帝之見

李夫人明皇之觀燈廣陵玄宗之翫景西涼皆幻術

也然皆由於武帝明皇玄宗之蠱惑信向然後其術得行若一念持正則幻師亦無能為昔唐有胡僧善以呪法生死人傳奕云試使呪臣臣必不死後果不驗則知邪不勝正自古而然

邪正殊途勢不兩立正之所至邪不自容譬如日輪照於冰山日固自如冰當自釋昔方謙之清靜自居味道為樂時所居之方多病山瘧謙之書名與之無不立愈或請其方謙之曰嘗聞心正可以治邪吾居貧無財可施但得誦法輪道德經隨喜衆善慈悲靖惡自謂可以自治亦可治邪如是而已卽此一事邪不

勝正可知

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能教子支左紉右也夫去楊葉百步而善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噫此旁觀之夫蓋隱者也韓彭惜未有以此意語之者

算學不傳久矣唐有算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之為生者二分其經以為之業習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十有五人習綴術

緝古十有五人其記遺三等數亦兼習之孫子五曹共限一年業成九章海島共三年張立建夏侯陽各一年周髀五經算共一年綴術四年緝古一年其督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近年荆川唐公始講古算一學重刊遺書而算學之灰復燼

魂本與體相依附然亦有時而可易曾見附童一術列四童子更其衣裝為馬趙溫關四將式立堂中術士書符誦呪如法能使四童中一童漸漸搖動久之跳躍如神降狀舞刀劍如素閑者既定叩以事率隨叩而答叩已則退則見童子呵氣數口而醒問童子童

子不知也及問童子初舞時汝何在曰我自在堂東坐耳則知其體為鬼所附麗彼不知也所問之事亦不甚中若止令舞劍則一一中節雖老劍士亦咤以為能其寔童子素不能曉可見邪氣隨在而有但不當倚信耳

唐元宗車駕次華陰上見岳神數里迎謁召諸巫問神何在老巫阿馬婆奏云在路左朱鬢紫衣上至廟見神橐鞬俯伏庭東南大栢樹下又召問巫對如上見上加敬禮天子為山川百神之主伏道迎謁理固有之老巫之見亦神矣嗚呼巫一也何幸而為阿馬婆



之巫又何不幸而為河伯娶婦之巫哉

宋太宗作端拱樓聞董羽善畫龍水召之使畫於壁羽用意精妙半年乃成自謂天下絕筆及太宗引嬪御登樓觀賞無何太子見龍大驚立命汗漫半年工夫一旦無用鄉使皇子不驚董羽恩數豈在明日此其福德淺薄自不能與吉慶會也然則雷轟薦福之事自不足怪矣

荆楚尚鬼有一巫頗聞於鄉其初為人祀几筵尋常然祈疾健祈歲穰其後几筵甚盛祈穰反是人謂此巫初為人祀家無甚累又罄誠祈禱昨必散之福應於外後男女蓄息衣食廣大又不罄誠意昨私於家故神不歆其祀福不應於外由是觀之非獨巫也祈晴禱雨呼風叱雪凡以術名世者大抵不容一毫私已若庸心私已術不靈驗矣

巫覡本以傳神然所傳者類非正神迺靈魂所依附耳其言禍福生死貧賤富貴得喪窮通類多不驗蓋巫覡歌舞若狂其身中之神遂為淫厲之氣所著故懸斷世情其知識靈慧原只是巫覡之分量尚不能及人豈能知人之所不及知者乎余每驗之雖目前咫尺之事尚未必應世有信之以追賊犯決疑事鮮有

不為其所誤者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古未有選擇之法但孟子有  
天時不如地利之語則已有孤虛相王之說矣千古  
以來因襲承用不知其說驗乎不驗乎余謂世人作  
事動衆諸氣所聚多有神明主持其間一遇時日衝  
擊剋搏禍福應之其理良有君子每遇作事須隱約  
簡易不動大衆不眩觀美不為鬼神之所測識則雖  
不拘時日無傷康節出行多不擇日人告以不利則  
不行曰人既言則有知鬼神敵之矣如此則知不為  
鬼神所覩無害也

符籙之說自古有之一人誦大洞真經事鉏下所得金  
像甚謹三年忽夢所事金像語之曰大洞仙經爾熟  
記矣大洞法籙爾未知也今授汝治邪魔既覺枕前  
得二書一曰大洞籙一曰大洞法因開籙讀之至天  
騶甲卒一萬人度之句忽風雷晝暝金甲朱綬者無  
數列前俯而請命其人不覺厲聲謂曰吾要汝等治  
瘟鬼此鄉某家闔門病瘟為吾驅來俄頃執鬼使五  
人出有蒙虎皮者冠雄雞者貌若犬者若烏鷄者若  
驢馬者所執有水火羽翬釜鑿之具其人怒而叱之  
將滅其形彼有辭曰弟子等歲運所生歲氣所成所

遊有方所病有人陰譴至者受其殃亦非弟子等敢私也若蒙真官寬貸後遇行瘟見真官符籙所在卽不敢至矣後閭里病瘟者與之符籙皆活然則符籙治病理固有之但當行之以誠信耳

凡十四章

推篷寤語卷之六

雲間李豫亨 元薦甫

# 還真篇

元薦氏曰嗟夫真妄之難辨久矣宋晁文元公云無形而常有者真也有形而終無者妄也真妄苟辨覺生其中余研究斯旨固知天下若事若物苟有成有敗有去有住有生有滅者皆妄也真性圓明妄則何有今之不違真而逐妄者或寡矣夫逐而不止則流而忘返如人去其室家而不知還也

故名其篇曰還真思以節人情之流俟俾約之自外而之內云爾

還本性之真

世間為許多沒用底勾當將無限的好歲月瞥爾消磨盡了人生世間或潛跡丘園或浪遊湖海或馳騁天衢或屈蠖泥塗或游心伎倆或落魄九流總是於道無得于已有損徒苦身心何如將此等歲月用在自已身心上磨鍊一場到頭當有所得豈比尋常聲塵杳無捉摸

血氣心知之所及者乃凡心非真心也血氣心知之所

不及而能知者乃真心也嘗見夏月蚊嘍人方睡時心不知也手足能祛之殄之真心之所為也至於遇殷憂則神不寐遇戰鬪則身戰慄有凶事則心動悸心欲強制之而不能亦真心之所為也真心之謂神神之謂天凡心之謂形形之謂人

為學下功止有一捷徑法門惟要去凡心至緊逼撥得一分凡心退則見一分聖心逼撥得十分凡心退則見十分聖心如天有雲霧去得一片雲霧則露出一片青天若一天無雲霧則目中俱青天矣非有別法也但隨事隨時處中此又有一段工夫然凡心既退

則中亦隨見去凡心工夫占了九分合中體工夫止  
占一分故曰克己復禮克己去凡心也復禮合中體  
也顏子幾於無我已到克己地位未達一間正是合  
中工夫猶欠故夫子告以復禮之目

凡心掃除極難譬如陰雲旋散旋合須用迅掃工夫時  
時打疊猶恐復翳有用十二時工夫而一時中仍發  
作者有用盡一生工夫而頃刻中卽變易者爲根性  
自歷劫來埋種深固難於頓除如撲滅燎原少存星  
星之火未息煽之滋熾學人心地須如冷灰枯木始  
得六祖譚經云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雖是中乘

法門吾人却有依據

或問去凡心之方曰懲忿窒慾忿高如山最難平慾深  
於澤最難滿聖人係損豕曰山澤損君子以懲忿窒  
慾已明指蹊徑矣

真性如青天中體如天之日月去凡心披雲霧而覩青  
天也合中體仰青天而見日月也日有中昃月有虧  
盈原無定所事有常變理有經權寔無定用然仰青  
天則日月之明有目者所共覩

操煉工夫全要在遇境上不退轉方有進步如遇境上  
退轉就平素說得天花亂墜也沒用就平素探索考

打鐵集言卷之六  
三  
究得精也沒用就平素品評人物籌量得到也沒用  
蓋緣終不是自己的須是自己磨煉得如見火的真  
金一般越煉越剛投之所向無入不得心地圓陀陀  
光爍爍有楊柳風梧桐月氣象方是真人境界不然  
遇境來前如貧賤富貴威武等事萎然而靡道心退  
轉矣

識性習熟最難湔除深入性中埋種堅固雖歷數十年  
不失譬如小技絃箏琵琶樗蒲射獵之類其藝至微  
若復耽戀與性相習雖切戒終莫能除復遇此種好  
卽旋生程子所謂見獵不覺有喜心者良然也然則

何如曰是在窮理耳勘破此好從何而生知自無明  
中生元非性中自有雖復學習於我何益於己性何  
與一一覷破其好自除心地自然清涼與愚蒙者迥  
別

唐陸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祇是庸人擾之始為  
繁耳因悟心間本無事率由妄念擾之始為煩耳人  
欲不擾天下之事當先使諸念不擾吾之心欲諸念  
不擾吾之心當先自無欲始無欲則心清心清則不  
擾施之天下將靜而正矣

人中之雄馬中之龍皆由天性非由習也項託七歲為

孔子師甘羅十二歲而為秦王相豈假學習哉漢孝昭帝十四歲辨上官桀之詐司馬溫公七歲而出投甕之兒其餘英哲之士悉由少作學特以充之耳非能改其天性也聞虜中試馬置母馬山顛置其子山下一馳而及者為上再馳而及者為下三四馳而不至者殺以供士卒人亦猶是也豈惟靈異之性即昏鈍兇殘諸性亦定之於初不復可易人能勉強學習磨礪所偏僅可少損耳

富貴如浮雲非獨富貴其貧賤夷狄患難亦浮雲也富貴非自性分中來其貧賤夷狄患難亦非性分自有

所遇之境不同耳君子無心處富貴亦無心處貧賤夷狄患難一惟其理休休怡怡無不自得焉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斯之謂見性

君子之行禮也將以順人情也多飾則偽偽則亂矣故周旋曲折升降揖遜行其所不得已也簠簋俎豆牲馘酒醴陳其所不能自止也聖人亦惟順之而已矣聖人順其所不能自己之情因而飾之無所容心也非無容心也無所容私心也此之謂真性之發見此之謂中體之合度

聖人雖不外人性作儀大抵觀法教習之功居多是故

馬之銜勒牛之輓軌不可缺也生民雖有五倫之性若使置之空閒寂寞之濱深山窮谷之地蚩蚩蠢蠢不知朝廷之法聖賢之教一旦置之禮法之地欲一周旋如度萬無此理矣近時諸公有良知之教謂一明良知頭頭是道是欲以空閒寂寞之夫深山窮谷之子而行朝廷升降揖遜之節也其不舛施而倒置者幾希故謂良知為本性之真則可謂任是性而卽合天則則不可

王臨川作禮論云荀卿謂聖人化性而起偽若以為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偽則狙猿亦可為禮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遜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不可服也予以為此不足服荀卿之心今乞人之於狙猿持杖而教之跳躍頂禮跪拜無不如志以畏威也亦猶人之畏威而為禮也胡不辨之曰狙猿固不可為禮蠢蟻獨不知君臣乎其孰化之而孰偽之也生民之於五教猶蠢蟻也豈無尊親之性哉聖人以禮文緣飾之耳

有醫氏攜復春詩卷謁道林題絕句云安排必定知由我變理從來自屬人堪嘆世人渾不解九還丹裏苦



偷生陽明先生一見驚曰此人有志十分端確者道  
林自謂吾平生學問多自貧病中得之蓋先生於此  
煅煉精純自知自信有莫知其所以然者遭母憂比  
葬世俗時日方向拘忌之說一切不用惟擇土色黃  
燥處以大統曆所載吉日行事繼配李氏卒舉柩將  
葬鑿壙見水衆莫知所措先生曰吾妻也卽令昇還  
舍後旬日改卜兆而藏焉其破俗率類此先生惟四  
孟歸祀祖考餘日惟端坐慎獨而已

禪門高士能使二虎侍從鬼神服役天龍圍繞頑石點頭  
控鶴冲天飛錫躡空其餘神通不易殫述僧俗咤

異不知吾教天地位萬物育百獸舞鳳凰儀魚鼈咸  
若山川鬼神咸寧四靈畢至鳥獸卵育皆可俯窺其  
效尤非僧比

文洪先生有自警古體云人生受斯理厥初本無偽一  
物爲之役聖賢始懸異惟聖乃克全浩浩莫匪天弗  
假思與勉所欲咸自然衆心緣汨沒斯理未純一惟  
學能反之茲焉造其極反之曰伊何亦曰慎其獨日  
用亦云糾罔俾有纖惡一念隱以微淵然人靡知而  
我於斯時必謹察其幾暗室屋漏中神明常在側翼  
翼深自閒天理何曾息此詩精融李西涯稱其根於

經術非詞人藝匠所能道

言之與聲猶如風鳴如谷響風靜響息凝寂如故孔子曰予欲無言還其本真之天也嘗讀傳記云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泰山恬靜寡欲清虛服氣以至道虛無為宗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年在期頤視聽不爽然則張忠者其亦有聞於聖人無言之旨哉

凡十八章

還倫理之真

忠莫大於不欺孝莫大於能愛擴而充之一念之或欺

非忠也一體之不受非孝也忠且孝則性天不昧性天不昧則淨而明矣故淨明道法必以忠孝為修行之本實群仙積功累行之先務也噫道家感格諸天濟度群幽尚不能外忠孝為本况身斯道之責者其力行忠孝宜何如或問何以盡忠曰不欺為忠充而至於念念無所欺是為盡忠何為盡孝曰能愛為孝充而至於無所不愛是為盡孝

世人忠孝率從外求不知忠之一字不必仕進而後能致君澤民也人之心君為身之主宰一念欺心昧理不可對人言即是昧厥本身之君故此心不欺昧即

仕進不仕進皆可謂之全忠也孝之一字豈必事父母能竭其力卽如身是父母遺體但行住坐卧十二時中善自崇護不獲罪於五臟故雖父母存與不存皆可謂之盡孝也若外事親則盡敬而中置身於不善之境以虧辱其身體雖名為孝非真孝也故善事身心卽名真忠孝豈必仕進而後為忠豈必有親而後為孝乎

剔股之事雖不可以為訓然每見割股者未嘗不隨手瘡療以此見一念真誠神明自可感格鄩人剔股奉母母疾遂瘳張密性篤孝母病齋戒割股進之疾遂

愈雷天錫年十一歲父疾甚剔股縷切以進父飲下咽輒甦如是者不可勝紀嘗聞割股者云肉脫有聲療疾驗者割肉處不甚痛亦不會腐舉心誠孝神明儼然奚可玩褻視哉

不順之子多生不順之兒不弟之人每毓不弟之嗣應若桴鼓人謂此為天道信乎曰非然也人物以形相禪不順之子心既悖逆則其禪形而生子亦卽其悖逆之心所化也故亦生為不孝之子不友之弟心既殘忍則其禪形而生子亦卽其殘忍之心所化也故亦生為不友之子非偶然也雖然父兄雖未盡孝友

而其子能力行以蓋前愆者如之何曰此則不囿於形氣邁迹自身其希舜之徒與

回回大師經云其國有伏法重囚對主者曰吾死無詞但令吾母一見死而無憾卽令見之囚曰我生時食母乳我今死也亦欲食母乳全我始終旣食其乳卽嚙死其母官責其故囚曰我今死於不法是母教我我也我未會言語時母卽教我罵人及其能行也教我瞞人我取得物歸家則愛我喜我我積漸至於今日所以恨之也蓋此等之習乃天下之通患也在正室則姑息其嫡在寵輩則各私其庶父愛長子母憐幼

嬰纔有所偏則子嗣先有所恃而不從師訓戕賊患害具出於此古云偏食致病偏愛無尊良有以也

人多一時置妾而不知子嗣之爲累少年置妾中年多子此晚年之累中年置妾晚年多子此身後之累所遺穠厚更相告訐或有因而破產者有之所遺涼薄無所依倚或有因而流落者有之臨岐悲嘆或無及矣

文中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魯仲連曰權交者不久貨交者不親此有所恃而後交者也若孔子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天下其誰能

攜之此七十子所以周旋而不忍去也雖然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論交之道又在尊賢而容衆則賢愚皆爲所包容矣鄙哉孝標著論絕交何與余忠宣公染習寓語云人若近賢良喻如紙一張以紙包蘭麝因香而得香人若近邪友喻如一枝柳以柳穿魚鼈因臭而得臭結交警語云君子相親如蘭將春無天色之媚目有清香之襲人小人相親如桃將春有天色之媚目無幽香之襲人公名闕元季死節名臣觀其自警之言如此人之擇交可不慎諸僧家有伴玄門有侶吾儒有友朋三教中俱不可無友

以爲道德之助如陶元亮之南村寒山拾得之豐干虎溪之三友皆其識見德行相似有相發者故其知與特厚故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惠施死而莊子寢說鍾子期死而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人遇知己獨爲難也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若斯友者又惡足算哉

公孫弘舉賢良鄒長倩贈以生芻一束素絲一稊撲滿一枚作書告之曰芻之爲物縱之則亂束之則謹十忽爲絲絲至微也十忽而後成則物未有不積微以至著者撲滿者以土爲物而用蓄錢者也有入穴無

出竅滿則撲之知束芻之意則能謹密而不失知素  
絲之意雖小而必為大知撲滿之理善積而能散弘  
聞其言稽首再拜而後受漢猶近古故友勿能贈人  
以言聞者亦能受人盡言自漢而下此風不競能舉  
鄒長倩之說以告友者殊少聊舉其言以告如弘者  
焉

謝隄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  
教官程子弗荅隄曰何如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  
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  
之必為此媪笑也隄遂不行予謂治教一也觀程子

不使謝隄之試於教其忍使尹何之試於政乎子產  
之見與程子脗合矣

巴郡士人牟麟好學不厭而樂於教人守道廉退非有  
大故不出戶庭歲時起居有受謁無出謁貧甚而未  
嘗怨尤郡守溫瑀辟請為從事既不起丞于扈往邀  
之接語移時所談皆安時順變善身避世之語扈欲  
致守之意而辭不得達又有蘇尚功者學業未終開  
門受徒以師自任而性好奔競足跡不少安求請省  
問奴顏婢膝殆無虛日嗚呼二子所為冰炭若此君  
子小人之所由分也今之士人其尚師麟而資尚功

哉

凡十二章

還世路之真

昔人以酒為醉鄉以閨房為軟溫鄉以任官為帝鄉謂之鄉者正緣處之甚易去之甚難情所易溺故耳然麩蕪腐腸粉黛伐性孤犢而見被文繡辭隱而取譏北山其謂之何情之所在雖聖人不能絕在領之而已如彭澤之賦歸來宋王之賦襄王邵康節之詠微醅涉而不存亦何害於情之正與人生所以苟富貴者即為富貴有受用却不知反有不

好處叢怨長傲賈禍啓奸導淫增侈起人妬忌惡孰大焉人生所以厭貧賤者即為貧賤沒受用却不知亦有無限好處養德頤神遂志益氣全身立名得人憐惜善孰大焉然人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匪獨為己亦為妻孥却不知妻妾有分子孫有命縱有厚遺祇恐無益貧賤之家其妻室子孫習見家翁祖父勤苦力耕節用反足支遣其間省費自己心力與營營者大有逕庭

粉飾華美陳設侈盛眩耀俗目而實取譏於君子蓋緣俱是外物何所當於身心而顧來讒忌之口則何益

矣君子貞素外防純白內備不爲芬華美麗之所移  
易行苟無慙布袍可暖心誠不疾菜根可嘗古人雖  
位至卿相廳事僅容旋馬其明哲矣夫

祿位神物也求者不可得有有者不可得守守者不可  
得又所以然者數有定分也今之人因浮名冗利假  
貴虛榮過求而致橫死者莫知其數殊不曉影外影  
爲三等妄夢中夢是兩重虛紫綬朱紱青布衫顏色  
不同而已矣三台八座九品官名目不同而已矣中  
外歷職大采選也官曹決事大雜戲也而妄認爲已  
有不亦惑乎哉白樂天曰窮通不由已懽戚不由天

命卽無奈何心可使泰然且務由已者省躬諒非難  
勿問由天者天高難與言

白公有詩句云富貴亦有苦苦在心危憂貧賤亦有樂  
樂在身自由又有詩句云閒傾三數酌醉詠十餘聲  
便是羲皇代先從心太平心太平之語最有味心太  
平則身太平身太平則家太平家太平則國與天下  
亦由之太平矣

向子平云富不如貧貴不如賤然未嘗引證其事今以  
古人富貴之極者二事爲驗石季倫奢豪角勝可以  
言富矣及孫秀矯詔遇害嘆曰奴輩利吾財耳隋越



王侗留守東都及唐公起義而東都之臣立侗為帝  
仍號皇太主可以言貴矣遭王世充威勢所逼乃焚  
香發願從今已後不生富貴家舉此二端則富不如  
貧貴不如賤之說益信

唐費冠卿元和二年及第以祿不及親永懷罔極之念  
遂隱於池陽九華山長慶中殿中侍御史李行修舉  
冠卿李節拜右拾遺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嘗與計偕  
以文中第祿不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乃屏身  
丘園絕跡仕進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節無朋清飈  
自遠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承

高獎以儆薄夫薄參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效可除  
右拾遺冠卿竟不應徵命夫費冠卿之思孝李行修  
之知人唐室之善敦風唐賢之能演誥四美具矣用

### 補清談

郭延卿以文行著名厭世澆薄葺園圃於水南居之凡  
二十餘年足跡未嘗至城市交游薦於朝得官不就  
錢文僖惟演為留守謝絳為通判尹洙為掌書記歐  
陽脩為推官慕其為人一日屏侍從同謁延卿對談  
良久延卿以陶樽果藪進文僖愛其野逸引滿不辭  
至晚府吏牙甲至始知留守相公曰不圖今日肯顧

野人相與大笑更進數杯暨日入辭歸延卿送出曰  
某老病不能造謁幸勿訝文僖登車茫然自失如入  
神仙之境既而歎曰此人視富貴爲何等事

李泌極聰慧年七歲已能文嘗賦長歌高自稱術莫不  
嘆賞獨張九齡力戒之曰藏器於身古人所重今君  
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庶幾成德况童子乎  
泌悟泣謝從此不復自術後爲一代名相年少有美  
才者切當自晦不宜躡取時名畢竟終無受用

許莊敏公晚年益純粹嘗謂子弟曰吾閒中舉壯年所  
好一一試諸心俱已相忘惟至圖書尚似留滯然亦

不太甚也又曰吾近見士人因失官憤懣而死者吾  
甚感之夫官朝廷物也來若被衣去若解帶豈吾支  
體若乎故公雖屢進屢退未嘗見喜怒之色被衣解  
帶語深近道故表見之

謝濤爲太子賓客生平謹慎恬於榮利晚節乞知西臺  
尋除洛中不接賓客日覽舊史一編以代賓話將終  
前一日夢中得詩一章覺呼其子景初錄之百年奇  
特半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惟有淵然周孔教至今  
仁義浸斯民無幾卒此詩足以見篤於仁義著於神  
明至沒而不亂也謝公真特達英賢之士哉

孔若思歷庫部郎中常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止水一石以明自足之意人之所受各有分量非獨庫部也有仕丞簿而志卽滿者有至監司而志卽滿者有已至卿相而志猶未滿者譬如河海溝瀆所受之分量不同也君子亦因已之分量而已不當以祿位之大小爲盈歉居其位則思盡其職食其祿則思守其官迨其不行吾志而後已若志薄軒冕而猶徘徊仕途跡踈林下而猶盡道休官者無乃不盡其量與常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欲之吾年五十冒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

爲松菊主人不媿淵明韋公之見卓矣然人生仕宦自有正味當于有味中求無味則不生於貪戀於無味中求有味則不病於尸素

楊玠仕蜀爲顯官隨王衍歸後唐以老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玠批狀尾曰四鄰侵我我猶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孫遂不敢言須思未有時之語甚達往時有宦室憂子孫不能繼有鼠入牛角之嘆同官者諭之曰我輩自窮秀才叨俸餘得此產業縱子孫不能守亦不失爲一窮措大也相視解頤然則宦

室之言非聞楊玠之詩而有悟與

張翰會稽人賀循赴會入洛經吳闔閭門於舟中彈琴  
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談便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  
洛翰曰吾亦事北京便同舟卽去不告家人晉惠朝  
齊王冏辟爲東曹掾謂顧榮曰吾本山林間人以明  
防前以智慮後榮曰吾當與子采南山蕨領三江水  
耳因秋風起遂起蓴鱸之興嘆曰人生貴適意耳富  
貴何爲迺引去噫嘻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此隱士之  
素節也若翰者非所謂明哲君子哉

白樂天爲翰林學士有松齋詩云非老亦非少年過三  
紀餘非賤亦非貴朝登一命初才小分易足心寬體  
長舒充腸皆美食容膝卽安居況乎松齋下一琴數  
帙書書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娛夜直入君門晚歸臥  
吾廬形骸委順動方寸付空虛持此將過日自然多  
晏如昏昏復默默非智亦非愚予旅寓都下幾一載  
餘朝夕俛仰欽止前躅因采入籍中爾

古今以來載籍旣多何所不有或修德而遭橫譴或積  
善而遇災害或施恩而酬以怨或守清而汚以貪或  
德厚而得小官或求全而得毀謗如此之類不可縷  
舉人以爲異不知是乃天下之大常也當此之際卽

宜推理安常任運而過若不勝其私而汲汲以鳴其  
不平是亦小丈夫而已老子云不知常妄作凶  
忍之一字於世路極有益人不能忍則有惡事發作譬  
如暴風起濤坐致覆沒能忍之者必得惡事消滅譬  
如沸湯沃雪不暫停留嘗讀晉劉毅對武帝之言比  
帝為桓靈武帝笑而容之人君尚然餘人忍受惡言  
其理差易故受人凌辱畏其勢而忍之者不足為忍  
無可畏之勢而能忍之者斯真為忍也忍之時義大  
矣哉

文中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竊謂接  
君子易接小人難不善接君子止於有過不善接小  
人必有禍蜀志關羽張飛之事可鑒矣故善接小人  
斯可謂明哲君子

禪家謂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為八風註者曰得可意事  
為利失可意事為衰背後排撥為毀背後讚美為譽  
現前讚美為稱現前排撥為譏逼迫心意為苦悅適  
心意為樂世人因此八箇字奔走一生究竟瞥起瞥  
滅終非實際世人橫生愛憎迄無休止何耶昔韓子  
云聞毀言不加阻聞譽言不加喜此對病之藥乎  
山生金石生玉反自剝木生蟲反自食人生事還自賊

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善游者溺善  
騎者墜各以所好反自為禍故老子曰不為福先不  
為禍始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無為而寧者失  
其所寧即危無為而治者失其所治則亂旨哉玄真  
子之言之也其人生事還自賊及欲福先無禍欲利  
先遠害之語尤有深味

凡草木經寒不彫常青者必非開花灼艷可喜者也  
如淇園之竹澗底之松大谷之柏寧觀之石楠天堦  
之女貞皆非有美艷花實可翫可賞然翠如碧玉蟠  
如青瑇經冬不落千年不壞為世所貴重世之天桃

紅杏白李青梅艷冶一時數年之後伐為薪材又為  
足尚也君子務實去名闇然不求外飾焉者以此  
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莖能兩美者天  
下無之故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  
文者蔽其真故與齒去角與翼兩足非獨天道然人  
事亦宜爾君子慎無忘內而崇外飾哉

麝以香賈害象以齒自焚翠以羽致戕蚌以珠見剖蘭  
茁而摧松明而煎物之無即於人而人自即之者惟  
人亦然非直禽獸草木而已也君子雖自修猶畏人  
知韓昌黎曰德高而毀來行高而謗興盛名之下君

子弗居匪固惡夫名也惡夫德之不澡而名爲之叢  
焉固謗之囿也而況敢自矜自炫以召禍乎

衆人之動止內外之分不定榮辱之境不辨以有名爲  
尊榮以無名爲卑辱情貌之易不易乃在於人之觀  
不觀是以畏威畏刑畏鬼畏人愁結其五臟桎梏其  
形體終身役役與化俱徂曷不思吾之爲我奚假於  
人審夫吾之我則衆人之觀不觀不足知吾之情貌  
不必易矣是以君子貴其在我

精神者天之分故清而散骨骸者地之分故濁而聚精  
神離散各歸其真尚何有於我哉故曰精神入其門

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人處世間橫計我所以精神  
殉名利以骨骸競貨財至老奔走曾無止息豈知我  
本非我特竊造化之餘而妄認爲我耶

人皆以卽時稱我者爲己身夢中亦然一生之中其夢  
無數定以何者爲我身又以卽時所居之宇爲己家  
或士或庶改卜經營不定果以何處所居之宇爲己  
家又以先世相承生育之地爲己鄉亦有遷移隔絕  
別成故里者果以何處之地爲己鄉復有舟居之民  
舟中生子其子但以舟爲家舟之往來不停亦有改  
造易換其舟者此舟中所生之子果以何舟爲家何

推定齋言卷之六  
處爲鄉耶故樂天有自悔之詞云無妄喜無浪憂此  
中是汝家此中是汝鄉汝何捨此而去自取其遑遑  
又有詩云我心本無鄉心安是歸處白公大達故錄  
其詩以警夫世之執迷拘方者

人無全知物無全用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余觀古之貴  
盛者或阻於壽考富厚者或閒於子嗣非甚盛德者  
則於世間諸福似不能咸備此蓋有天意主之鬼神  
司之非可知力全也古云天不滿東南地不滿西北  
天地尚不能全而況於人乎古人不成三瓦而陳之  
正是此意在人守謙持盈以俟之耳若諸福備具百  
順咸聚此又自夙世修種現世重積而來天意有在  
非人所能測識也

天下事無全勝亦無全敗卽如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諸  
境富貴無衣食慮而所慮在憂危貧賤無擔當憂而  
所憂在飢凍處常居夷狄患難亦復如是天下無  
全好處使有全好處則古人擇而處之矣是知位不  
必擇也夷險順逆差殊不遠能以道處之則諸境可  
以一視無入不得此聖人安樂法門

人之所以不知足者止爲人勝於己己不若人殊不悟  
人生世間切於身心及庶事之不如意者總名爲苦



而歷觀甚於已者至多切於身心及庶事之得如意者總名為樂而歷觀不及已者亦至多如是以已方人有何不足老子曰禍莫大於不知足

韓詩外傳云君子宜避三端文士筆端武士鋒端辨士舌端為筆端則損名鋒端則殞身舌端則亂真也余以為不然君子內省不疚何畏乎筆端守死善道何畏乎鋒端直道而行何畏乎舌端雖然此語其平時也若為法受惡則筆端亦不得避矣見危授命則鋒端亦不得避矣愠於群小則舌端亦不得避矣士君子亦視吾理之當否而已矣二端皆外相也庸避之

可為

滿者傾覆之機也古云滿則覆又云滿招損常見今人仕宦每至自滿之地則仕進亦自此而止有初出仕而即滿者有仕至州郡而後滿者有仕至藩臬而後滿者每見仕途即於此處就有齟齬又見有仕至卿相而猶未滿者則其福量尚未有涯埃也功覆天下能蓋一世而猶不自滿假焉此大禹所以受舜禪而澤及無窮也古記云履盛滿則思抑損君子兢乎其兢防乎其防抑損之心無時可已

世間人中二顛倒者十有七八其一少而當勤以圖身

計而反自放逸老而無成故古人有詩云少年經歲月不解早媒身晚歲成何益低眉向世人其一老而當逸以就便安而反自勞役老而彌苦故古人有詩云可憐八九十齒墮雙眉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唯此二事知之不難而世人之知者尚少也莊生曰造化勞我以生佚我以老然則當勞當佚亦當不失時所宜矣

嵩山題字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余謂此語不獨登山卽馳逐世路可也世路最難行最多苦趣僧家取喻柰河橋其闊三寸其袤

數百丈兢兢而行可以濟渡若一失足則逢猛獸虎豹豺狼啖食諸苦人行世路亦復如是不爭先不行險以無事處事卽諸患不能入矣

世事支遣各有本末日用大小緊慢之事以公爲本以私爲末以緊爲本以慢爲末有官守則以職事爲本以寵辱爲末冠婚以人倫爲本醜妍爲末喪祭以哀敬爲本豐儉爲末給身以飢寒爲本貧富爲末飲食以食氣爲本腥膻爲末寒溫以布帛爲本綾縠爲末九流百工伎業各以精藝爲本得失爲末寵辱衰樂禍福一以委順爲本僥倖爲末至於談笑滑稽俳優

亦以譏諫為本戲謔為末善養生者持本運末而精神不竭不善養生者則汲汲於末忘其本始穿鑿人我無所不至矣

震外雜俎載警身要語十五條漫錄於此一曰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二曰毋以嗜慾殺身毋以貨財殺子孫三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四曰留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不盡之福以與子孫五曰萬事隨緣卽是安樂法六曰但知義命在我不知勢利在人七

曰但行好事莫問前程八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九曰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十曰與其巧持於末不若拙戒於初十一曰莫使滿頂蓬長留轉身地十二曰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十三曰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十四曰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十五曰一失脚為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人此皆人所常誦語一經揭出便覺醒眼

顧文僖公吾鄉先達性閒澹敦本實近見其曾孫古涯緝公自警聯云須知得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則能

以方寸之心爲千萬人心聲色貨財意無不遂樂矣而憂在其中利慾火牛宴安鴆毒也操修綜理日不暇給矣而逸在其中作德日休有備無患也事須盡出於已理必有遺善須博取諸人德乃可大事親若曾子輿纔成得一箇可多才如周公旦著不得半點驕悟塞上翁之論馬則事至而弗驚知百里奚之飯牛則物來而皆順責人者心常不足修己者樂自有餘不厚望於人則無怨惟自責於己乃有功家法無多能正身則能正事歲功不爽有東作則有西成儘前行者地步窄向後立者眼界寬立得正纔行得通

做得小方做得大直也如絃縱道邊夫復何憾比而得獸雖丘陵亦奚以爲以義處事義旣立而家亦有成以利存心利未得而害已隨至觀此數語處身處家無復遺理予當書紳

文僖公節錄陸放翁家訓數段公自跋云雨中觀水東日記有感因節其尤切於事者錄示子孫若向上事業則不止於此也其曰天下之事常成於困約而敗於奢靡又曰爲善乃士人常事今乃規身後福報若市道然此吾所深恥使無禍福報應可爲不善耶又曰常人之情見他人服玩不能不動此是一病但念

此物若我有之竟亦何益使人歆艷於我何補又曰  
訴訟一事最當謹始使官司公明可恃尚不當為或  
官司雖無心而吏人佐使亦何所不至有是而後悔  
之固無及矣鄰里所爭不過侵占地土逋欠錢物及  
兇悖凌犯耳徐徐諭之可也李漢老作其叔父成季  
墓誌云居鄉則以困畏不若人為哲真達識也是皆  
名言可以誦法

凡五十章

還奉養之真

人生衣食之外俱為長物但人苦不自足耳余曾謁一

老僧號高峯者云一衲可支三四年一履可支數閱  
月雖無營心不妨惟早間持鉢往市乞一鉢飯則大  
事畢矣禪家有無事於心於心無事等語良有以也  
吾儒若能存此一鉢飯心省許多勞擾以此守家可  
以儉約而養德以此守官可以廉潔而全名

凡事須究本原衣取禦寒不必文繡食取充腹不必芻  
豢宮室期於容身不必高廣椽題器皿期於適用不  
必華美雕鏤既得其初復事美觀抑末矣君子求其  
本不眩觀不侈美不耀飾諸事俱易簡矣易簡天下  
之理得矣

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多難贍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  
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處身處家  
以極於國與天下皆當服膺斯語故曰不奪時之本  
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驕  
去驕之本在於心虛

工作室而我安其居耕刈獲而我粒其食女繅織而我  
絲苧其衣人任其勞而我享其逸此其艱難安佚之  
狀何遼殊也當思我生天地間享有是福德者當作  
何功何德以報效君親酬答生民使百姓俱有衣有  
食有家如杜子美所稱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

寒士俱歡顏者然後我之安居粒食絲苧之衣可以  
無媿也不然逸居終日雖粗衣糲食茅茨有餘媿矣  
常作是念者靡麗之想自然漸成調伏

天下器物本以適用今反以供目如宮室之雕梁畫棟  
閨榻之羅綺文繡椅桌之黝堊丹漆盤盂之鏤篋朱  
鉉似此之類不可枚舉適用之外更加美觀悅目天  
地間增却無數工商增却無數費用廢却無限日力  
今之士大夫肯於器物上只求適用不求美觀則天  
下省費幾何何憂醇風不回富庶不致

居室取容身高堂廣廈皆剩物也余嘗愛梁徐勉戒子

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旣施與宣福寺不復方幅意  
謂亦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怪時人謂是我宅古往  
今來豪貴相繼迨其死矣知是誰室此語真達郭從  
義造第洛中僅得秉燭一觀陳秀治第潤川惟得肩  
輿一登西樓雖奢冠當時竟亦何益  
文子曰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有餘者非多財也欲  
節而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鮮而費多也予以  
爲惟家亦然君子所取者微所用者寡量腹而食度  
形而衣勢利不能誘聲色不能淫節於已而用亦充  
人之不善處已者反是

曹彬所居之宅僅庇風雨敗簷疎牖不堪其憂杜祁公  
不殖貲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宅痺陋范文正在杭  
州子弟請治第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  
居室哉三公之意正同雖古今侈爲美談但士大夫  
自宜稍飭里第使足容車馬稍置田疇使足供賓祭  
然後爲得理若有意敝陋亦非中正陶潛謂方宅十  
餘畝茅屋八九間樹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李德裕  
謂清泉饒舍下修竹蔭庭除幽逕松蓋密小池蓮葉  
初人生不可少此趣味

東坡在黃州嘗書云自今日已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

一肉在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  
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弗去又云儉有三  
益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  
養財朱文公晚年親書一帖戒其子云年來衰病因  
酒色過度以致近覺肉多為害尤甚丁巳正旦以往  
早晚飯各不得過一肉如有肉羹不得更設肉飭如  
是菜羹熟水下飯卽肉飭不得用大楪只用菜楪大  
小一盤晚食尤須減少不肉更佳一則寬胃養氣一  
則節用省財庶幾全生盡年儉德避難之萬一堊等  
如有愛親之心切宜深體此意文公蓋祖蘇子之意

云然但酒色語文公於此不免敗闕

司馬溫公曰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殺非遠方珍  
味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客常數月營聚  
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  
俗靡者鮮矣此語與近年宴會之病同但宋猶豐盛  
營聚可及今禮縟歲儉士大夫家力亦不及矣甚至  
終歲不敢宴會禮似崇重而意實疎闊何以通慤慤  
而敘情款耶且仕宦者不聞政治之得失家居者不  
知閭閻之利病其所係風俗非小

金溪胡先生九韶從吳康齋學易造詣修潔家甚貧課



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謝天賜一日清福其  
老妻常笑之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為清福九韶曰  
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煖無飢  
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清江教先  
生云予為童子時聞長者談此事輒笑之逮正德辛  
未避華林之寇已而遭宸濠之變避難山中飢渴頓  
踣至無所容身始信九韶清福之言良然今之優游  
清福而不知者亦多矣

鹽院朱廷立作戒商九事一戒夤緣商人巧於射利拙  
於守分饋送勢要意求囑託不知官司公道自不容

掩誰肯壞法任人驅使二戒鬪訟輻輳市井言語相  
忤利之所在易相爭競因而鬪訟甚至破家亡身三  
戒華居今制限庶人房不過三間不得為重拱斗簷  
丹漆繪畫四戒美服今例商賈止穿絹布不得僭用  
紵絲綾羅婦女止許淺色母服大紅鴟青金繡線綺  
五戒飾器今制庶民酒盞用銀餘器止皆銅錫瓷漆  
女人頭飾止許金鍍凡翡翠金寶悉禁六戒多僕妾  
度貲以稱事妻妾不三僕從不五治藏虛而矯飾者  
七戒侈婚嫁幣聘止於紬絹茶菓必從儉素粧送止  
許衾褥奩具勿為華美八戒違葬祭親死半歲則促

歸葬踰期治以不孝葬惟明器旌布祭惟果肴醢醢  
浮靡咸革九戒盛宴會淮商聚會務窮奢泰有終餓  
溝壑者每會羹果不過數品酒數行噫豈獨戒商抑  
亦可為四民之戒也

人生資物以為養耕食織衣所不可已特不當左右望  
而罔市利於富貴之中有私隴斷耳不為原憲之窶  
是所以為樂生也不為子貢之殖是所以為逸身也  
窶則華冠縱履而杖藜安可以言樂生殖則滿身戚  
醜而求益安可以言逸身是故君子貴治生而賤黷  
貨

貨殖傳云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誠哉是言也昔范文正  
公有鄰媪晉謁苦貧甚公問汝何生理媪對曰鬻糕  
曰日鬻幾斗曰日二斗所入幾何曰日入錢四十文  
曰汝今日蒸四斗而止徵二斗之入何如媪如其言  
糕肥而價省人不之他所而之媪不半歲大饒富今  
之逐什一之利者慎勿規近利哉

有友人謁湖州唐一菴先生顏色彫瘁問治生之術何  
為而可一菴語之曰天生人以耳目手足能視聽行  
持此固天以治生之道付之足可自養人惟不肯勤  
渠盡耳目手足之用是以貧苦耳君第勿惰其四肢

當勿憂貧其人欣然謝而去後二年謁先生則已鮮  
美無向貧窶色先生問之曰近年爲童子師朝夕勤  
誨童子雲集賴此以充衣食吾人慎勿惰其四肢哉

凡十五章

還游覽之真

天地之間景物非有所厚薄於人人自有所順逆於景  
方人當意適情順則景與心融情與景會而景物之  
美若爲我而設一有不協則景自景物自物漠然與  
吾不相關杜詩云愁眼看霜露寒城菊月花正謂情  
不能與景協也雖則云然古之至人窮亦如是達亦

如是順亦如是逆亦如是何景非真何物非樂何山  
何水何風何月非吾與人之所共適耶

世傳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皆好奇之士所願遨遊  
故有志游五嶽心希三島者每見不酬其志而死此  
皆妄心之所馳逐也君子安常處順不行險不履逆  
作德日休只是福地居易俟命只是洞天如彭澤所  
謂悠然有真趣欲辨已忘言如東坡所謂無事此靜  
坐一日是兩日現前悉成妙境又何事崎嶇奔走攀  
藤喘息而從之耶若偶值一山一水則不妨登臨又  
不可當面挫過

李德裕於平泉別墅採天下珍木怪石爲園池之玩有  
醒酒石尤寶惜醉則踞之戒子孫云鸞平泉者非吾  
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經黃  
巢之亂有監軍得醒酒石德裕孫延古因太師張全  
義復求之監軍忿然不與全義大怒笞殺監軍夫德  
裕之留記延古之復求監軍之不與全義之杖殺可  
謂四癡矣山石之爲崇如此哉

白樂天酷好遊觀形於吟詠有詩云留春不住登城望  
惜夜相將秉燭遊又有詩云眼看筋力減遊得且須  
遊如此之類不可枚舉然孰若列子所稱壺丘子之

遊壺丘子曰務外遊不如務內觀外遊者求備於物  
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遊之至也求備於物遊  
之不至也然則壺丘子之遊其真善遊者與

嘗記堯夫洛下園池一詩洛下園池不閉門洞天休用  
別尋春縱游只却輸閒客遍入何嘗問主人更小亭  
欄花自好儘荒臺榭景纔真虛名誤了無涯事未必  
虛名總到身讀此詩其胸中灑落可見矣記黃處士  
一詩偶向東湖更向東數聲鷄犬翠微中遙知楊柳  
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樵客出來山帶雨漁舟過  
去水生風物情多與閒相稱所恨求安計不同人生

可不營園林但不可無園林趣味耳

余過龍江登武安王廟慷慨悲歌徘徊終日而不能去  
曰嗟乎悲哉天之困英雄固若此乎及觀留侯廟然  
後收淚長嘯曰此固天之所以助漢也炎鼎方燃子  
房狀貌僅如一婦人女子躡足附耳坐籌畫策而成  
蓋世勳蹟功成身退見卓千古迺雲長以萬人之敵  
卒困於奴隸之手則以漢燼旣灰有不能復燃者皆  
天也非人也英雄于是可無遺憾矣

士夫多蓄古琴古畫不若蓄古書可以資多識多寶奇  
物珍玩不若蓄美藥可以備急用士夫多接星入相

士不若接賢達之士可以備咨訪吐握風遠求十一  
於千百豈可謂盡無其人哉語曰與君一夜話勝讀  
十年書信矣

凡百玩好皆能奪志惟文房之物差可羅致然古人有  
嗜之成癖者殊可笑也昔東坡謂石昌言蓄李庭珪  
墨不許人磨或戲之曰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之  
墓木拱矣墨固無恙世間事如此類者多如聚珍玩  
將以玩物不知為物所玩一更數年復為他有流散  
無定何常之有人閱世而常新世何人之能故在高  
人自能勘破嗚呼豈獨玩物而已哉

家蓄玩好不獨喪志亦有因之而召禍者吾鄉正德年間有名家蓄一古琴實未必奇也名聞於貴公貴公求之弗得其後罹之於法因囊裏獻貴公以示琴工工曰偽也聲嘶而弗越乃盛怒更搜括其家羅織之至破其產其人發憤而死嗚呼琴一物也有之不足以昭德私之適足以取禍然則尤物又安可專有哉古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凡九章

推篷寤語卷之六

長洲吳曜書  
雲間顧濟刻

